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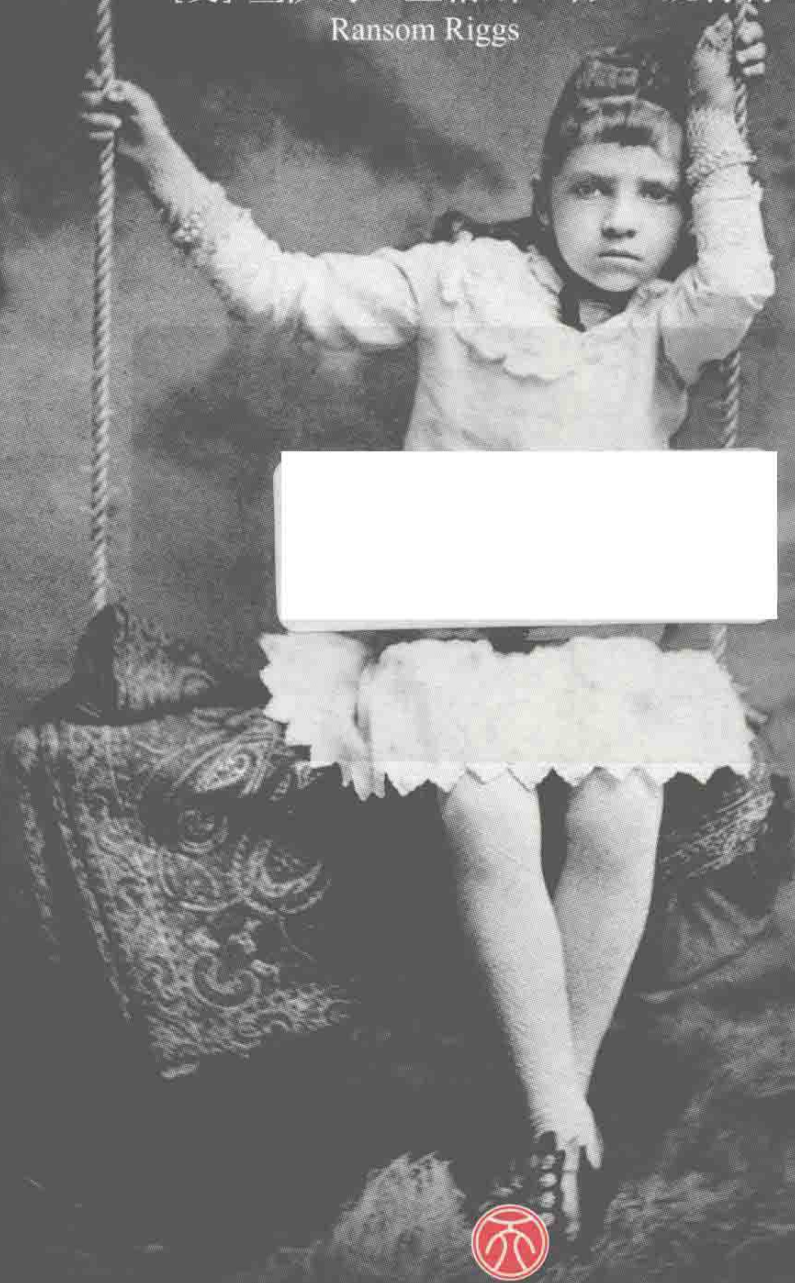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间蜿蜒流逝，他们唯有长大，才能与命运相抗。

# 怪屋女孩

## 时间地图

MISS PEREGRINE'S HOME FOR  
PECULIAR CHILDREN: A MAP OF DAYS

[美] 兰萨姆·里格斯 | 著 姚箐箐 | 译  
Ransom Riggs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# 怪屋女孩<sup>4</sup>

## 时间地图

MISS PEREGRINE'S HOME FOR  
PECULIAR CHILDREN: A MAP OF DAYS

[美] 兰萨姆·里格斯 | 著 姚箐箐 | 译

Ransom Riggs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· 成都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怪屋女孩. 4, 时间地图 / (美) 兰萨姆·里格斯著; 姚箐箐译. —成都:  
天地出版社, 2020.7  
ISBN 978-7-5455-5566-0

I. ①怪... II. ①兰... ②姚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0) 第042348号

BOOK #1 OF NEW TRILOGY OF MISS PEREGRINE by Ransom Riggs  
Copyright © Ransom Riggs, 2018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20  
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

Photo credits: Page 441 -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avid Bass;  
page 456 - from the collection of Erin Waters  
Ministry of Peculiar Affairs stamp on page 462, page 464,  
and case cover © 2018 by Chad Michael Studio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5-408

GUAI WU NVHAI 4: SHIJIAN DITU

## 怪屋女孩4: 时间地图

出品人 杨政  
作者 [美] 兰萨姆·里格斯  
译者 姚箐箐  
责任编辑 陈文龙 聂俊珍  
版权编辑 郭森 玉叶  
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 
内文排版 尚上文化  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 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  
(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: 100078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  
电子邮箱 [tianditg@163.com](mailto:tianditg@163.com)  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20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16.5  
字 数 383千字  
定 价 58.00元  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5566-0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  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营销中心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营销中心调换

## 序言

Preface

我从来没像第一天晚上那样怀疑过自己头脑是否健全。那天晚上，那位鸟妇人和她看护的孩子们把我从疯人院里救了出来。当时，我被两个肥头大耳的叔叔夹在中间，坐在爸爸妈妈汽车的后座上，本来是要去疯人院的。这时，一群异能儿童从天而降，似乎是直接从我的想象中跳出来的，在我们面前的车道上站成了一堵墙，像一群天使，在我们车灯的远光中闪烁着。

我们滑行着停了下来。一阵尘土遮住了风挡玻璃。莫非这是我想象出来的，是从我脑海深处投射出的全息图像？此时此刻，再也没有比我的朋友们的出现更为离奇的了。异能人有的是办法，似乎能让一切都成为可能。但他们的到访是我可以确定的几件不可能的事情之一。

离开魔域是我的选择。选择了再次回家，我的朋友们无法跟着我。我曾希望回来后，能将生命中两条不同的线缝在一起：一条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，一条是作为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异能人。

这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我爷爷也曾试着将他的两个生命连接起来，但以失败告终，导致他既疏远了他的异能人家人，也疏远了他的平常人家人。为了拒绝在两种生活中做出选择，他注定要两者皆失——眼下，我也即将步他后尘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人形穿过尘土，向我们走来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爸爸问。

“阿尔玛·勒菲·佩里格林，”她回答，“伊姆布莱恩委员会的领导，也是这些异能孩子的校长。我们见过面，尽管我不指望你还记得。孩子们，打个招呼吧。”



*Chapter 1*

ANIMALS  
AND PLANTS

人的意识可以选择接受什么、抗拒什么，这是件奇怪的事情。我刚刚经历的这个夏天可谓是超现实的，就像做了一场梦：我回到了过去的几个世纪，驯服了看不见的魔鬼，和爷爷那位冻龄的前女友相爱了——但是现在，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当下，在佛罗里达郊区这所我长大的房子里，我发现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伊诺克来了，他瘫坐在我家的米色组合式家具上，喝着我爸爸的坦帕湾海盗队杯子里的可乐；奥莉弗来了，她解开铅鞋子的鞋带，向天花板飘了上去，在我们面前绕着圈；贺瑞斯和休在我家的厨房里，贺瑞斯端详着冰箱门上的照片，休则急忙去拿点心；克莱尔来了，当她看到墙上的电视，被这个庞然大物惊得同时张大了两张嘴巴；米勒德也来了，我母亲的装饰杂志从咖啡桌上飘了起来，在半空中打开了，他正在浏览，他的光脚则在我家的地毯上留下了足印。这一幕，我想象了上千遍，但做梦也想不到它会成真。现在，它出现了：我的从前，我的之后，就像行星，激烈地碰撞着。

米勒德试着向我解释过他们是怎么可以出现在这里并且能保持安全、无所畏惧的。在魔域，那个坍塌的时光圈差点儿杀死了所有人，但是也重启了他们的内部时钟。他还不大理解那是为什么，只知道现在，不管他们在当下停留多久，也不会再有突然衰老的灾难性风险。他们总有一天会变老的，就像我一样。看上去，他们经年累月积累的债务好像得到了谅解，似乎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们并没有重复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这无疑是个奇迹——是异能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——然而，这再怎么神奇，对我来说，也比不上他们都来到了我身边这一现实：艾玛·布卢姆站在我

旁边，可爱、坚强的艾玛，她的手和我的缠在一起，她好奇地打量着我的房间，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。艾玛，自从我回到家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，我都会梦到她。她穿着一条灰色裙子，裙摆垂到了膝盖以下；脚上是一双平底鞋，这样方便她跑起来；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马尾辫。几十年里，她一直是被依靠的对象，这造就了她务实的观念，但无论是责任的重担还是年龄，都未能熄灭她少女心的火花，这火花从内到外点燃了她，让她显得如此明亮。她的心既坚硬也柔软，既辛辣也甜蜜，既老成也年轻。她的内涵是如此丰富，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。她的灵魂深不见底。

“雅各布？”

她在跟我说话呢。我想回答她，但我的脑袋仿佛陷入了梦中的流沙。

她向我挥手，接着拍了下她的手，她的拇指像燧石一样闪着火光。我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。

“嗨，”我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我只是……”我挥着手，好像在扫空中的蜘蛛网，“很高兴见到你，仅此而已。”说完一句话的感觉，就像要将十几只气球拢在我怀里。

她的微笑无法掩盖她的关心：“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很奇怪，因为我们就这样突然从天而降。希望没有把你冲击得太严重。”

“不，不。好吧，也许有一点。”我朝房间里的每一位点点头（不管我的这些朋友走到哪里，他们总是有快乐相随），“你确定我

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“你确定这不是我吗？”她拿起我的另外一只手，按了一下，她的温暖和坚强似乎让这世界多了一份重量，“我简直无法告诉你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有多少次想象过来这个小镇。”

有那么一会儿，我感到困惑不解，然后……当然了，我爷爷。自从我父亲出生，我爷爷波特曼·艾贝就住在这里；在艾玛保存的信件上，我看过他在佛罗里达的地址。她的目光飘浮着，好像迷失在了记忆里，我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嫉妒——接着是尴尬。她有权回到过去，有权因为世界的碰撞而感到失控，就像我一样。

佩里格林小姐像龙卷风一样刮了进来。她已脱下旅行外套，露出惹人注目的绿色花呢夹克和马裤，就好像刚刚骑马抵达这里。她向整个房间的人下令。“奥莉弗，从那儿下来！伊诺克，把脚从沙发上拿开！”她向我勾着一根手指，朝厨房的方向点了点头，“波特曼先生，那儿有事情需要你关注。”

艾玛挽着我的胳膊，要陪我一起去，我甚感欣慰，仿佛世界还在旋转。

“你们这是要去搂抱、亲吻吗？”伊诺克说，“我们这才刚到！”

艾玛松开一只手，发出一团火，想要烧焦他头顶的头发。伊诺克退了一步，拍着冒烟的脑袋，我哈哈大笑起来，那笑声似乎将我脑袋上的蜘蛛网震了下来。

是的，我的朋友是真实的，他们就在这里。不仅如此，佩里格林小姐曾说过要待一段时间。他们要了解现代世界，要度个假，摆脱魔域的污秽——因为他们在凯恩霍尔姆引以为豪的房子已经不复

存在，魔域成了他们的临时居所。他们当然是受欢迎的，对于他们能来解救我，我的感激无以言表。但眼下该怎么办呢？我父母和叔叔们此刻正被布朗温堵在车库里。一次性地解决所有问题实在是忙不过来，所以当下，我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。

佩里格林小姐正和冰箱旁边的休说话。我父母的厨房是现代的，到处都是不锈钢和硬边，他们两个在里面，显得十分突兀：就像演员误闯了某个电影布景。休挥舞着一包塑料包装的手撕奶酪。

“但这儿只有奇怪的食物，是好几百年里我没吃过的！”

“别那么夸张，休。”

“我没有夸张。我们吃早餐的地方，是在 1886 年的魔域。”

贺瑞斯突然从我们的食品储藏间跑了出来：“我已经完成了清点，坦率地说，我有点震惊。一袋小苏打，一罐盐腌沙丁鱼，一盒长了象鼻虫的饼干混合物。是政府在配给食品吗？是有战争吗？”

“我们吃了很多外卖，”说着，我走到他身边，“我父母并不怎么做饭。”

“那他们为什么搞个这么大的厨房呢？”贺瑞斯说，“我可能是个学艺有成的主厨，但难为无米之炊。”

真实情况是我父亲在一本设计类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厨房的设计，决定要装饰出这么一间。为了说服家人，他承诺他会学习做饭，为家人举办传奇的晚餐派对——但是，和他的许多计划一样，他上了几堂烹饪课后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。所以，才有了现在这个被用来冷冻食品和加热外卖的宽敞而奢华的厨房。但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耸耸肩。

“接下来的五分钟里，你们肯定不会饿死的。”佩里格林小姐三言两语便将贺瑞斯和休从厨房里赶了出来，“好吧，早些时候你看上去有些摇摇晃晃的，波特曼先生，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“越来越好了。”我回答得有点尴尬。

“你可能患了循环滞后症，”佩里格林小姐说，“在你的案例中，有些延迟。对时间旅行者来说，这绝对是正常的，尤其是刚刚开始尝试的。”她一边回过头来和我说话，一边穿过厨房，往每一个橱柜里面瞅着，“这种症状通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并非总是无关紧要。你感觉眩晕有多久了？”

“自从你们来到了这儿。但是真的，我没事……”

“有没有溃疡流脓、炎肿或偏头痛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突然的神经错乱？”

“呃……我是不是不记得了？”

“循环滞后症如果不治疗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波特曼先生。有的人还因此死去了呢。嘿——饼干！”她从橱柜里拿起一盒饼干，掏出一块塞进嘴里，“你的粪便里有蜗牛吗？”她一边问，一边嚼着饼干。

我强忍住了窃笑：“没有。”

“自然怀孕呢？”

艾玛向后退了几步：“你不是认真的吧！”

“那只发生过一次，我们知道。”佩里格林小姐放下饼干，迎上我的目光，“那次的主角是个男性。”

“我没怀孕！”我说得有点太大声了。

“那真是谢天谢地！”有人从客厅喊道。

佩里格林小姐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听上去好像没事了，不过我还是应该警告你。”

“可能你不警告我要更好一些。”我说。那会让我偏执的，更不用说，如果上个月我偷偷地进行怀孕测试或者检查粪便里有没有蜗牛，我父母可能早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了。

“很好。”佩里格林小姐说，“现在，在我们大家都可以放松并享受彼此的陪伴前，有几件事情。”她开始在双层烤箱和洗碗机之间来回踱步，“第一个事项：安全。我对房子周围进行过检查，一切似乎都很平静，但表面现象可能是骗人的。关于你家的邻居，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呢？”

“比如什么？”

“犯罪记录？暴力倾向？武器收藏？”我家只有两个邻居：年事已高的梅勒茹斯太太，她坐在轮椅上，只有在住家护士的帮助下才能从房子里出来；还有一对德国夫妇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别的地方，除了冬季，他们科德角风格的豪宅里总是空无一人。

“梅勒茹斯太太可能有点好管闲事，”我说，“但只要没人去她家的前院里捣乱，我认为她是不会找我们任何麻烦的。”

“已注意了。”佩里格林小姐说，“第二个事项：自从你回到家，你有没有感觉到空心鬼的存在？”

她一提到“空心鬼”这个词，我就觉得血压飙升，因为几个星期里，这个词没有在我脑海里或者嘴边出现过。“没有。”我立即回答，“为什么？难道它们又发动过袭击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它们的任何痕迹。但这正是我所担心的。现在，你的家人……”

“在魔域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把它们都杀光了或者抓起来了吗？”我说。我不想这么快就把话题从空心鬼上转移。

“没有。我们获胜之后，一个小头目带着几个幽灵逃跑了，我们相信它们到了美国。虽然我怀疑它们会接近你——我敢说它们已经吸取了教训——我也只能假设它们正在谋划着什么。多一点谨慎总没有坏处。”

“它们害怕你，雅各布。”艾玛自豪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在你痛打了它们一顿后，它们不害怕你才是笨蛋呢。”米勒德的声音从厨房边上传来。

“有礼貌的人是不会偷听别人谈话的。”佩里格林小姐怒喝道。

“我不是偷听，我饿了。另外，我被大家叫过来，要求你不要独占雅各布。我们可是长途跋涉来见他的，你知道。”

“他们很想念雅各布，”艾玛对佩里格林小姐说，“和我一样想他。”

“也许现在你该去和大家寒暄一下，”佩里格林小姐对我说，“发表欢迎讲话。给大家制订一些基本的规则。”

“基本规则，”我说，“比如什么？”

“他们是我的被监护人，波特曼先生。但这是你的城市、你的时间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确保他们每个人都不惹麻烦。”

“一定要让他们吃饱了。”艾玛说。

我转向佩里格林小姐：“关于我的家人，你之前是怎么说的？”

不能永远把他们囚禁在车库里，怎么处理他们呢？我真是越来越担心了。

“你不必担心，”佩里格林小姐说，“布朗温完全控制了局势。”

这话刚从她嘴里出来，车库方向便传来一声巨大的闷响，将附近一个架子上的玻璃杯震到了地板上，碎玻璃撒了一地。

“很明显，这听上去是完全失控了。”米勒德说。

我们已经跑了起来。



“你们都待在原地，别动！”佩里格林小姐向客厅喊道。

我冲出厨房，进入大厅，艾玛跟在我身后。肾上腺素让我更敏锐了。我不确定当我们冲进车库会看到什么。会冒烟吗？会流血吗？那听上去像是爆炸了，但我绝对不会以为我父母和叔叔只是在车里晕过去了，面孔安详得如同婴儿。轿车的尾部嵌进了车库滚动门上的一个凹坑里，周围的水泥地上是一块块破碎的前灯玻璃。汽车发动机在空转。

布朗温站在车子前段，保险杠在她手上晃来晃去：“哦，很抱歉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随着“哐当”一声，保险杠掉到了地上。

我必须关掉发动机，否则我们都会被闷死。我朝司机一侧的门跑了过去。门把手被锁住了。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家人要把布朗温关在外面。我相信他们都被吓坏了。

“我可以打开，”布朗温说，“退后！”

她站稳了，双手抓着门把手。

“你在……”我正要说出来，她已经用力一拉，将车门拉开，直接把铰链给扯了下来。在重量和动量的作用下，车门继续飞着，穿过房间，最后撞在了后墙上，巨大的响声就像一个作用力，把我往后推着。

“哦，这没什么啦。”布朗温在接下来令人耳鸣的沉寂中说道。

车库有点像我在战时的伦敦见过的被轰炸的房子。

“布朗温，”艾玛喊着，探出头来，“你可能杀人了！”

我钻进驾驶位一侧，越过熟睡的父亲，从点火开关上取下车钥匙。母亲斜靠在父亲身上，正在打鼾。在后座，两个叔叔在彼此的胳膊弯里睡着了。尽管响声巨大，他们谁也没有受到影响。我知道只有一种物质可以让人陷入如此深度的睡眠：粉尘妈妈的一块粉末。当我从车里出来时，布朗温拿着一小袋东西，正向大家解释刚才发生了什么。

“后座上这个人，”说着，她指着我的博比叔叔，“我看到他用，他的小——”她从口袋里掏出了博比的手机。

“手机。”我说。

“没错，就是这个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所以我把它拿了过来，结果他们几个发了疯，接着我就按照佩小姐说的去做了……”

“你用了那粉末啊？”佩里格林小姐问。

“我朝他们吹了过去，但他们没有马上入睡。雅各布的爸爸启动了汽车，没有朝前开，他——他——”布朗温指了指车库门，没有

说下去。

佩里格林小姐拍拍她的胳膊：“是的，亲爱的，我能看到。你处理得刚刚好。”

“是的，”伊诺克说，“刚好穿过墙。”

我们转过身，看见其他孩子正在走廊里朝我们偷看。

“我让你们待在原地别动。”佩小姐说。

“要是听到了声音呢？”伊诺克问。

“对不起，雅各布，”布朗温说，“他们变得如此难堪，我都不知道自已干了什么。我没有伤害他们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认为没有。”在粉尘妈妈粉末的诱导下，我曾睡得很香，而且让我的家人在车上待几小时也并不是什么坏事，“我可以看看我叔叔的手机吗？”

布朗温递给了我。屏幕摔碎了，但还是可以看到。手机亮了起来，我看见了姑妈发来的短信：

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
你们什么时候回家？

一切都还好吗？

在回复里，博比叔叔输入了“叫警察”，然后可能意识到他可以自己报警。但没等他报警，布朗温就抢走了他的手机。如果她再慢几分钟，特警队可能就上门了。我意识到我们的形势差点儿变得危险和复杂，不由得心里一紧。天哪，我心里想着，看着被撞毁的

车、墙壁、车库门，这已经是地狱了。

“别担心，雅各布。我处理过很多的棘手情况。”佩里格林小姐正绕车走着查看损失，“你的家人会一直睡到早上，我敢说，我们也应该去睡觉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我焦虑地问，开始出汗。车库里没有空调，闷热难耐。

“等他们醒来，我会抹去他们最近的记忆，送你的叔叔们回家。”

“但他们要怎么……”

“我会解释说，我们是你父亲的远房亲戚，是从欧洲来给艾贝扫墓的。至于你去精神病院这件事，因为你现在感觉好多了，不再需要精神科的护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哦，他们会相信的。平常人被抹去记忆后，会很容易采纳建议。我甚至可以说服他们，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来自月球殖民地的游客。”

“佩里格林小姐，请别那么做。”

她笑了：“抱歉。当了一百年的校长，我已经被训练出来了，随时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。现在走吧，孩子们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需要讨论出一个协议。至于现在，有很多需要学习的，此刻便是开始学习的最好时机。”

佩里格林小姐开始把孩子们往车库外面赶，大家则围着她，又是问问题，又是抱怨。

“我们能待多久呢？”奥莉弗问。